

江静九
著

JING JING JIU
WORKS

萌后卸妆

请

装是一门
技术加艺术
而我选冬
轻车熟路

萌幽默之后>>>
>>>冷自嘲来袭

身为一个太后 / 不仅要母仪天下 / 还要有过人的智慧和胆识
非常荣幸的是 / 我都十分巧妙地避开了这些特点

爆笑打造

最年轻太后的突围之路



拉低太后平均年龄的“萌系少女”



拉高亲王平均美貌的“胡荻美男”

VS

我只是装太后，
不要妆太厚！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萌后, 请卸妆 / 江静九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171-1105-4

I. ①萌… II. ①江…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6939 号

责任编辑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om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5171-1105-4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当太后很不容易	/001
第二章	不要拦我让我死	/018
第三章	姜还是老的辣啊	/033
第四章	祭天把自己祭了	/047
第五章	你脑袋进水了吧	/060
第六章	装太后真的不易	/075
第七章	到底是谁下的毒	/093
第八章	就是你给下的毒	/109
第九章	哀家为何要面首	/126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什么都没发生过	/141
第十一章	胆大包天爬龙床	/155
第十二章	腥风血雨该刮起	/171
第十三章	思之如狂夜探访	/186
第十四章	公主相亲看打虎	/199
第十五章	岁月如梭已入秋	/215
第十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28
第十七章	螳螂捕蝉龙在后	/241
第十八章	真相是如此残酷	/253
第十九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268
后记	281	



第一章： 当太后很不容易



齐朝康惠帝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册立丞相庄沛之长女庄宜璿为后，入住中宫。庄宜璿时年二十。

只可惜庄皇后还没来得及在中宫捂热那张凤椅，前殿就传来消息，皇上驾崩了，太子重晖大悲，哭晕在陛下榻边。

庄皇后一夜之间又升一级，成为庄太后。宫人遂赶紧收拾细软又火急火燎地挪去了慈安宫。

哀家就是在那天挪窝的时候闪了老腰。

我扶着腰顺手扶了一下屏风：“哀家只是装太后！”

婢女大珠小珠连忙叩首：“是是是，您就是庄太后！”

第二日新帝登基，太子重晖黄袍加身，是为景诚帝，时年十六，奉庄氏为太后。庄太后垂帘听政，由武英侯萧湛辅政，是为摄政王。

摄政王征战在外，正在全速赶回。



登基仪式上，我顶着哭肿的双眼接受百官朝拜。

唯一值得可歌可泣的一件事是，我可能拉低了历代太后的平均年龄。

我的老爹丞相庄沛之老泪纵横：“太后要保重身体，莫要太过悲伤。”

我当即伤心更甚。

我下朝后请了庄丞相往偏殿一坐，气沉丹田地哀号：“爹啊，有你这么坑女儿的吗？”

庄相遂跪下大拜：“太后息怒！陛下还需要您来垂帘听政啊！”

我顿时有点胸闷气短一口气提不上来，两腿一蹬不省人事。

旁边的大珠小珠惊恐道：“来人哪，宣太医！太后娘娘气绝晕倒啦！”

慈安宫里，太医、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整个宫门堵得水泄不通，我浑浑噩噩地睁开双眼。老实说，我其实并不是很想醒过来。

齐朝天下是个人就知道丞相庄沛之把持朝政多年，意图不轨，与摄政王萧湛并称我朝两大毒瘤。

如今大概要加上一个哀家了。

曾几何时，我庄宜珩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碧玉年华的姑娘家，有过自己的心上人，有过自己的感情，经老爹的反对、兄弟姐妹的反对，我终于成功地熬成一个大龄待嫁老剩女，愣是没有在的大好年华时嫁出去，最后一道封后圣旨砸到我脸上，活生生把我那可歌可泣的少女情怀一闷棍砸死在摇篮里。

哀家眼角噙着泪回忆那段血泪史，想当年，放在我书桌上的不是《女戒》《女训》，而是《孟子》《左传》，我那有野



心的老爹有什么用意可想而知，他日日鞭策我要做个女政治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宜珩，作为长女，为父认为你应当同你长兄一样树立一个好榜样。”

什么好榜样？怎样机智地逃学的好榜样吗？

只可惜我学艺不精，到头来也没能将爹他老人家要我背的书倒背如流，最后书都微微泛着黄被老鼠偷偷啃了页脚。这也就导致了我既学问不高，又连女儿家该学会的女红、做饭，再到捏肩、捶腿一样都不会。

甚悲。

甚悲的哀家人中一痛，大概是被哪个太医扎了一针。

“太后如何？”

“回皇上，太后娘娘气血不调，大约是悲伤过度造成的，等臣开几服药服下，好好调养一下就行了。”

再糊涂的人都听得出这是皇上那小子在和太医说话。

说实话，我挺可怜这个小皇帝的，他要是长到我这个岁数再继位，一定不用饱受哀家垂帘听政抑或丞相乱政之苦。从前一直听说太子重晔聪明好学，就是性格稍稍娘气了点，只要好好教导教导还是能成大器的。可现在看来，这大器估计只能埋没在心底了。

就如同他刚刚那一声“太后”，我不是他亲娘，算起来也比他大四岁，这声“太后”唤得简直又亲近又疏远，深明大义。

甚妙。

我眯着眼侧过头去看他，那天封后大典，我僵着顶了不知多重的凤冠的脖子，瞅着堂下跪拜着的他。之后，我就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深藏不露。

他现在装的这副懦弱样其实就是在掩人耳目，从前只能在



朝堂上掩掩我爹，现在哀家这个眼线直接戳到他身边去了，刚刚重晔没着急上火地让太医一针扎得我再也醒不过来那是他涵养好。

刚刚太医那一句大约是伤心过度，简直就是在扯淡，我悲伤的真不是先帝驾崩这件事，我悲伤的是我逝去的青春以及即将到来的、可能将长达几十年的养老日子。虽然我该庆幸老皇帝正好驾崩了，我也就用不着忍受一个能当我爹的人做我的丈夫，但是我一嫁人老皇帝就驾崩了是意图说我克夫吗？

我头晕眼花地瘫在凤榻上，看着重晔神态自然地在我身边坐下。

啧啧，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娃儿啊，让哀家如何下得去手啊。

我看着重晔那张强扯出关心样子来的脸有些于心不忍，他是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笑看我这个凭空飞来的娘哟。

我大义凛然地扯着他的袖子：“皇上，你去处理政事吧，哀家没事。”

重晔眯着眼看我，神情有些复杂，语气有些鄙夷：“太后当真没事？”

我瞅着这个横空飞来的便宜儿子回答：“没事，有宫人伺候就行了，太医也在。”

重晔重新站起，对我道：“那太后好好休息，朕就先走了。”转身又对太医道：“太后的身子就交给你了。”

太医擦着汗应下。

我有礼貌地朝重晔挥了挥手，目送他三步一回头地离去。等他正式出了门，我才恍然发现自己居然出了一身虚汗，感觉浑身不舒服，屋里乌压压地站着一堆人，闷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皱着眉头摆手：“你们都出去吧，哀家想休息一会儿。”



宫女们是全都出去了，慈安宫总管李长德却进来了，拜下道：“太后，贵太妃和贤太妃来请安了。”

我秉持我刚刚上位但太后，且岁数是她们几个太妃的一半，不太好摆架子的原则，强撑着让大珠小珠两人扶我起来靠着软榻，摆出一派端庄，道：“请她们进来。”

贵、贤两位太妃着素衣孝服红着眼睛走进来，看不出是真心还是假意，总之礼行得还算过得去，捏着嗓子各叫了一声“太后”，然后低下头等我说话。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她们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叫我这样一个能当她们女儿的人一声亲切的“太后”的？

我让她们平身，顺便赐了坐，然后便无话可说了。

我觉得尽管我腆着老脸自称一声“哀家”，可还是没能真正和她们有话说，我们之间一定有很大的代沟。

今日她们两个人来是例行公事。

上座的贵太妃陈氏老来得子，生了先帝的二儿子豫王重衍，比生了个公主的贤太妃厉害，气焰略嚣张。

先帝这一脉子孙香火不是很旺盛，统共就三个皇子两个公主，一想到将来这群猴崽子都得管我叫母后我心里就不太舒坦。

于是我现在看这俩太妃也不太舒坦。

难道我以后真的要跟这些太妃一起打打麻将晒晒太阳唠唠嗑过日子了吗？那心态得有多沧桑哟。

贤太妃先开口：“臣妾听说太后风体微恙，所以臣妾想，太后伤心归伤心，但身子最重要，太后一定要保重风体啊。”

她真是说了一通废话。

贵太妃又开口：“太后对先帝果真情深义重，先前从未见过面，居然也能伤心欲绝至此，果然伉俪情深。”



我朝她一笑，贵太妃这话真是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要不是忌惮着家和万事兴的原则，哀家早就赐她一丈红了。

有这么戳人痛处的吗！

我回答：“哀家听说陛下伤心到哭晕在先帝榻侧，贵太妃侍奉陛下最久，不知道贵太妃昨日哭晕在哪里了？”

贤太妃插嘴：“贵太妃身为后宫典范，哭晕倒不至于，要说真的对先帝情深义重的当属荣太嫔，昨几个还要死要活要上吊殉葬呢。”

我“嗯”了一声，问她：“那她成功殉葬了吗？”

贤太妃摇头：“没有，嚷嚷得全后宫都听见了，念完三首酸诗还不肯踢椅子，就被宫人救下了。”

我又唔了唔：“荣太嫔此情可昭日月，下回再有此事发生，大家就都别救了，也好成全她对先帝的一番情意。”

为了耳根子清静，我谎称自己的凤体又有些微恙，要睡觉，她二人只得悻悻离去，客套了几句保重之类的话。

大珠过来同我耳语：“太后，您说这二位今日的来意是……”

大珠这丫头是我爹塞在我身边的眼线这件事我其实早就知道了，专门刺探我的想法然后回去打小报告，就是生怕哪天我动了别的心思，我爹就能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下一刻就送我去见先帝。

我丢给她四个字：“静观其变。”

我静观其变的办法就是睡觉。

谎称自己凤体微恙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多睡觉；第二，可以不用去垂帘听政，虽然并不代表以后就都不用垂帘听政，但至少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垂什么帘听什么政啊！我能听懂什么啊！



还不如让我跟几个老太妃喝茶唠嗑到死呢。

我晕头转向地在凤榻上睡了一天，中途隐约感觉小皇帝来过一回，见我一副没事人的样子，似乎略有些失望地走了。

日近黄昏，我被饿醒了，刚喝着粥吃着萝卜干，只见李长德又匆匆而来回禀道：“启禀太后，摄政王回朝了。”

我一口清粥萝卜干喷到他脸上。

摄政王萧湛，常年英勇征战在外的武英侯，劳苦功高。虽然与我爹并称齐朝两大毒瘤，但其实他是我爹的门生，还是先皇后萧氏的胞弟，身份高贵。

后来萧湛入了仕途，平步青云，文韬武略无所不能，深受先帝的重用，年纪轻轻就承了爵位。

只可惜他与我爹政见不同，不同着不同着就翻了脸，我爹忙着密谋皇位，萧湛忙着打仗平边疆。朝堂上的人都说我爹手上有权，萧湛手上有兵，这两人往外一站就代表了我大齐的半壁江山，天晓得哪天庄丞相逼个宫，武英侯攻个城，大齐分分钟就会易主了。幸好这两人不和，说不定哪天就狗咬狗一嘴毛。

不过更可惜的是，我这个不争气的丞相之女偏生就和同我爹政见不合的萧湛情投意合。

想当年萧湛还是我爹门生的时候，我有幸同他一起念学，结果便眉目传情互送秋波，我满心欢喜地等着萧湛出人头地，然后一轿子把我抬回家。

而萧湛也真的出人头地了，他允诺一定会来娶我。

他准备来提亲的前一天和我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再后来，我就没能在最好的年华嫁给他，熬了三年，我被一轿子抬进了宫里。

时过境迁，他已经在外打了两年的仗，而我也成了太后。



当年为了他，我痛苦到肝肠寸断，却也没敢寻死觅活。就我爹那性子，要是知道我准备上吊，他一定会派专人来给我抽椅子，所以我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看谁熬得过谁。更相信如果有缘，即使到了花甲也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于是我就熬成了老姑娘。

我好像都不记得当年同他分手时说了些什么了。

是“好好保重”还是“早生贵子”来着？

但我深刻地记得他同说我是什么，他说：“宜珩，若是有一日我能击败你爹，你会嫁我还是恨我？”

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

我爹的权力有多大，看他能在先帝驾崩前给我弄到皇后的宝座就知道了，所以我没敢在那时候一哭二闹三上吊。

李长德见我失神，手往我眼前晃了晃。我问他：“那摄政王现在何处？”

李长德郑重地道：“刚才跟您说摄政王回来的时候，他大约刚刚进偏门，算上您走神的时间，现在应该已经在慈安宫门口了。”

我大惊：“这么快！”

随即有宫人来报：“太后娘娘，摄政王求见。”

哀家突然有点头疼。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太想见他。

萧湛面容略沧桑，略有一些胡楂，黑色朝服外配一件白色孝服，在边关吹了两年的风，他还是消瘦了许多。

看着他就这么走进来，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他。

李长德提醒我：“太后，淡定。”

我记忆中的萧湛一直是一个高高在上、桀骜不驯、不太肯



屈服的人，如今却要对着曾经的爱人下跪行礼，不知他的心境是否跟我一样复杂。

为何哀家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萧湛规规矩矩地对我三跪九叩了。他行不起这个礼，哀家也受不起。

时至今日，我觉得对于我和萧湛来说，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我爱你，你却是我外甥的后妈。

屋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微一闭眼，收拾好心情，我抬眼，笑看他：“摄政王一路辛苦了。”

三年未见，除了这句话，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开场白，不禁心中苦涩不已。萧湛，我依然爱着你。

萧湛没说话。

我镇定地道：“摄政王回朝先见过皇上了吗？现在还在先帝丧期，且政局尚不够稳定，万不可错了规矩落人话柄。你位高权重又身负辅政之责，天下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他大胆地打断我的话：“人人都称你一声‘太后’，所以这是把你的心态也叫老了吗？”

我蓦地语塞。

他说得没错，自打我进宫成了几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娃子们的娘后，我的心态就沧桑了不止二十岁。

以前再荒唐，现实也是残酷的，我是太后。只要我还有一天自称一声“哀家”，我就要有一个太后该有的样子。

他突然笑了笑：“我突然有点不相信我只在边关待了两年，回来你竟成了太后。”

我笑回道：“是啊，这都是命。”其实就是胡扯，我什么时候信过命了？

我掐指一算，萧湛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人都说二十五是



个坎，会成长，心态会成熟，果然萧湛就是如此。

还没等我接着往下说，大珠就自说自话地进来说道：“太后，晨昏定省，重欢长公主和重姝公主来给您请安了。”

大珠的存在就是为了监视我和萧湛会不会旧情复燃然后背叛我爹的，此时见她进来，我不好发作，于是说道：“告诉她们，先帝丧期内就不必来了，让她们回去吧。”

大珠道：“这……”

我不耐烦道：“这什么这？哀家已经凤体违和了，你还要给哀家添堵吗？”

结果小珠就来给我添堵了。

昨个儿没挂成东南枝殉葬的荣太嫔今天又闹腾上了。

我觉得我还没调整好心态和萧湛说话，所以这是个结束我和萧湛之间这次不合时宜的重逢的好机会。

我一只手搭上李长德的手，对萧湛道：“让摄政王见笑了，哀家现在要去处理一下后宫事务，天色不早了，摄政王先回吧。”

说完，我就端着架子仓皇离去，险些踩到裙摆摔出去。

我疾走几步到了御花园，只见一棵老槐树下围着很多宫人，中间一身孝服的荣太嫔一边哭号着些什么，一边脖子往白绫里钻，身下一个宫女抱着她的腿在一起号：“娘娘您别想不开啊！小皇子还需要您照顾啊！”

听说荣太嫔在先帝驾崩前一年刚诞下小皇子，先帝本允诺等小皇子满岁的时候就封她为妃。结果先帝没撑到那一日，这事儿也就黄了。

我私以为，大约是荣太嫔觉得太嫔的身份没有太妃高，对小皇子的将来可能不太好，所以就想闹一闹，以她对先帝的一片赤诚之心来谋一个晋封的机会。



她真是愚蠢啊！

我干咳了两声，李长德就掐着嗓子喊了声“太后驾到”。

荣太嫔哭号的声音戛然而止，身形一顿，差点不小心踢了椅子。

人群乌压压地朝我跪下来，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仰着头看着哭花了妆的荣太嫔，问她：“荣太嫔兴致不错，来御花园上吊，需要哀家帮你抽椅子吗？”我作势要去抽椅子。

荣太嫔两腿一软，手一松就摔了下来。我身手敏捷地直接推了李长德给她做肉盾，又不小心扭了腰。

宫人手忙脚乱去扶她。

我扶着腰哼了一声：“哀家的腰……”

李长德爬起来喝道：“传太医！太后闪着腰了！”

荣太嫔跪在地上哭：“太后饶命，臣妾该死！臣妾该死！”

我依旧扶着腰：“害哀家扭了腰并不该死，可死在这御花园，白白搅了哀家来日赏园的兴致，那就不是该不该死的问题了。”

荣太嫔倒在地上装死。

我瞥她一眼，吩咐了一句：“带她回去好好看管，再让她轻生了，就等着全宫上下一起陪葬吧。”

事实证明，适当的威胁还是有用的。

待我不痛不痒地训斥几句之后，我扶着腰回宫，想着萧湛大概已经走了，可刚要放下的一颗心又突然被偏殿里两个男人的声音吊起来。

此刻谈笑风生的正是我“儿”重晔和萧湛。

对于萧湛会成为摄政王这件事我并不觉得意外，这是先帝钦点的。先帝的实权不多，如果要为重晔争取，那只能选择相



信萧家，毕竟萧湛是重晔的亲舅舅，还是会有所忌惮。有萧湛镇场子，我爹也不敢肆意妄为。

但我爹的手段也算凌厉得可以，先将我送进宫不算，连垂帘听政这种事都决定好了。

不管怎么样，不能独揽大权，先要平分秋色。

其实我私以为，重晔都多大的人了，还要哀家垂帘听政做什么，最多不过两年，重晔一定会亲政。也就是说，如果两年内我爹不夺权，来日重晔和萧湛联手，庄家必败。

换句话说就是说，两年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大齐将要变天。

到时候我的结局我已经都想好了，最好不过是贬为庶人，最差就是一杯毒酒外加三尺白绫。这倒也不算冤枉。

只是我至今也没能知道我爹的真正计划，只感受到了他对权力的渴望。

我觉得再站在门口偷听墙角委实不妥，掐了李长德一下让他喊声“太后驾到”。

这二人声音降低，重晔见我手扶着腰，就问道：“太后这是怎么了？”

我歪着身子坐好，道：“刚刚荣太嫔闹得凶，拉了她一把就闪了腰，已经传太医了。”

想到这件事，我就随口说了说，想把这麻烦事丢给重晔去处理。

重晔听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道：“这后宫的事情，还是太后做主为好。”

好家伙，又把烫手的山芋丢还给我了。

我同他迂回周旋：“先帝未指明要谁殉葬，荣太嫔又是生